

中國現代散文經典

XIANDAI SANWENJINGDIAN

柯 灵

——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

柯灵散文

主编：远 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远帆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5

ISBN 7-204-07179-4

I. 中… II. 远… III. 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1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3412 号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

柯灵散文

* * *

主 编:远帆

出 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地 址:呼和浩特新城西街 20 号

邮 编:010010

印 刷:北京市京宇印刷厂

发 行: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180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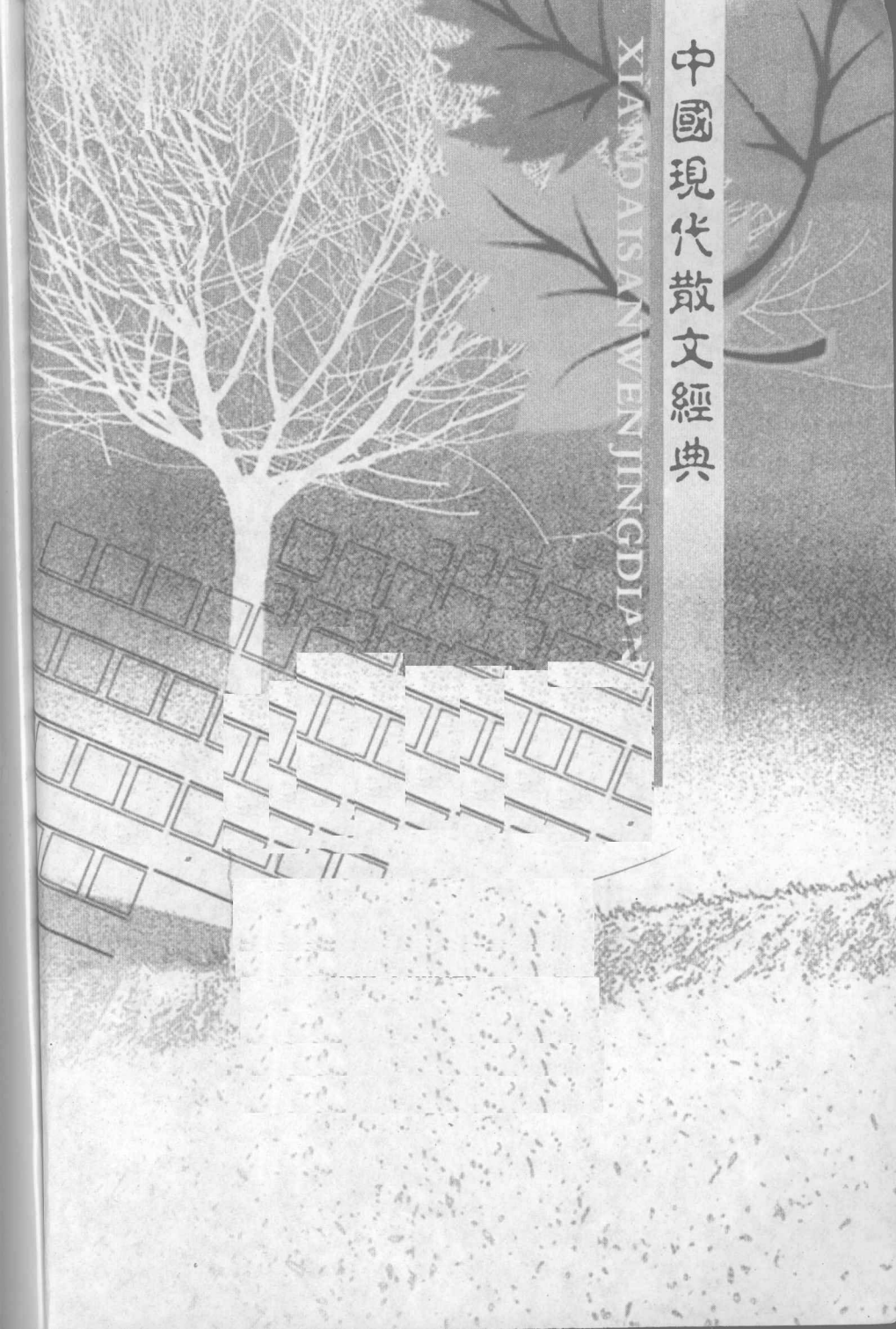
版 次:2004 年 5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204-07179-4/I·1565

定 价:258.00 元(全十册) (本册定价:25.80 元)

中國現代散文經典

XIANDAI SANWEN JINGDIAN



目 录

· 望 春 草 ·

《望春草》题记	(3)
巷	(5)
雨	(7)
失群的红叶	(10)
离开了秋千院落	(12)
越王台畔	(15)
望春	(18)
忆江楼	(20)
岛国新秋	(26)
咖啡与海	(28)
魔窟	(30)
如此桃源	(32)
故园春	(34)
野渡	(38)
路亭	(41)
古宅	(44)
生涯	(48)
夜行	(50)
狗难	(53)
鱼书	(55)
酒	(58)

闸	(63)
遗事	(67)
文坛巨星的陨落	(73)

· 晦 明 ·

供状	(81)
回到莽原	(86)
死城	(92)
长街	(94)
筵前	(96)
苏州拾梦记	(99)
窗下	(104)
行程	(106)
凭栏	(109)
罪恶之花	(111)
雨街小景	(117)
逆旅	(121)
浮尘	(124)
晦明	(128)
丰子恺在战火中	(135)
西苓纪念	(141)
伟大的寂寞	(146)
蔡楚生无恙	(150)
梅兰芳的一席谈	(153)
永恒的微笑	(159)
在西湖——抗战结束那一天	(162)
桐庐行	(167)
记若瓢和尚	(170)

· 墨 磨 人 ·

非人磨墨墨磨人	(175)
闹市的海鸥	(177)
萨克森瑞士纪行	(179)
飞	(182)
红	(186)
怀傅雷	(190)
团圆	(197)
人民的心	(204)
辛苦了, 老水手!	(210)
绿色的“南美巴黎”	(215)
如果上海写自传	(219)
遥寄张爱玲	(222)
无名氏	(232)
红泪	(237)
龙年谈龙	(244)
早熟的悲欢	(248)
促膝闲话中书君	(251)
旅顺怀古	(256)
戏外看戏	(261)
画意绵绵	(268)
回看血泪相和流	(274)
乡土情结	(284)
时代的黑匣子	(289)
四面江山来眼底	(291)
佐临丹尼天上团圆	(293)

· 长 相 思 ·

《长相思》序	(301)
应是屐齿印苍苔	(304)
《柯灵六十年文选》自序	(307)
答客问	(310)

望 春 草

《望春草》，上海珠林出版社 1939 年版。本辑还收编作者同时期的其他散文作品。

《望春草》题记

去年冬末，看看旧历年关也逼近了，岁暮天寒，不免有些凡庸的感慨。凑巧那时有个机会，容许我把那点不成格局的文字印出来见见世面，赶着长夜，便开始在灯下掇拾陈旧的墨痕，略加挑剔。选其形似，归为一束，也算是了结了一件小事。但轮到现在写题记，却连春天也垂垂老了。

重读自己的习作，正如翻阅童年的摄影，那傻傻的神情虽有点可笑，有时却也感到亲切。在世路上跋涉，算来也好些年了，回头望望，却几乎只有茫然。生活的平凡，正如我个性的平凡，这些年月换来的是于己于人两无所得。甚至在这样的时代，我也还只能躲在“孤岛”上平凡猥琐地活着，说来又岂止惶愧！但对于人世，我也有欢喜，也有悲愁，也有激动和愤怒；因此有时也不免漏下一声赞叹，一丝感喟，或是一下低弱的叫喊，而多数却像舟人之夜歌，信口吹来，随风逝去，目的只为破除行程的寂寞。

我的思想如此空疏，笔墨如此萧索，写下它们的时候，又正当战前那些酷寒的、苦闷的年代，所以这一束旧稿，单是形式，就已经杂得像乱山中扫来的落叶。现在就性质比较相近的，分为四辑，其中第四辑写作时间最早（1930—1931年），写的也只是“身边琐事”之类，当此时艰，真可谓“可耻的浪费”了。可是，请原谅我的私心，我偏爱它们有如偏爱儿时的相片。并且从最后一篇的标题中摘取“望春”二字，作为书名，仿照我们乡间希望得子者把女儿取名“招弟”的办法，讨个吉利——我期

望着我创作上的春天，并以此迎接我们这民族的春天。自然，等春天来到，这些东西应当萎谢腐烂，化为春泥了。

1939 年 5 月于望江楼

巷

——龙山杂记之一

巷，是城市建筑艺术中一篇飘逸恬静的散文，一幅古雅冲淡的图画。

这种巷，常在江南的小城市中，有如古代的少女，躲在僻静的深闺，轻易不肯抛头露面。你要在这种城市里住久了，和它真正成了莫逆，你才有机会看见她，接触到她优娴贞静的风度。它不是乡村的陋巷，湫隘破败，泥泞坎坷，杂草乱生，两旁还排列着错落的粪缸。它也不是上海的里弄，鳞次栉比的人家，拥挤得喘不过气；小贩憧憧来往，黝黯的小门边，不时走出一些趿着拖鞋的女子，头发乱似临风飞舞的秋蓬，眼睛里网满红丝，脸上残留着隔夜的脂粉，懒洋洋地走到老虎灶上去提水。也不像北地的胡同，满目尘土，风起处刮着弥天的黄沙。

这种小巷，隔绝了市廛的红尘，却又不是乡村风味。它又深又长，一个人耐心静静走去，要老半天才走完。它又这么曲折，你望着前面，好像已经堵塞了，可是走了过去，一转弯，依然是巷陌深深，而且更加幽静。那里常是悄悄的，寂寂的，不论什么时候，你向巷中踅去，都如宁静的黄昏，可以清晰地听到自己的足音。不高不矮的围墙挡在两边，斑斑驳驳的苔痕，墙上挂着一串串的藤萝，像古朴的屏风。墙里常是人家的后园，修竹森森，天籁细细；春来还常有几枝娇艳的桃花杏花，娉娉婷婷，从墙头摇曳红袖，向行人招手。走过几家墙门，都是紧紧地关着，不见

一个人影，因为那都是人家的后门。偶然躺着一只狗，但是决不会对你猜猜地狂吠。

小巷的动人处就是它无比的悠闲，只要你到巷里踟躅一会，心情就会如巷尾的古井，那是一种和平的静穆，而不是阴森和肃杀。它闹中取静，别有天地，仍是人间。它可能是一条现代的乌衣巷，家家有自己的一本哀乐账，一部兴衰史，可是重门叠户，讳莫如深，夕阳影里，野草闲花，燕子低飞，寻觅旧家。只是一片澄明如水的气氛，净化一切，使人忘忧。

你是否觉得工作太劳累了？我劝你工余之暇，常到小巷里走走，那是最好的将息，会使你消除疲劳，紧张的心弦得到调整。你如果有时情绪烦躁，心境悒郁，我劝你到小巷里负手行吟一阵，你一定会豁然开朗，怡然自得，物我两忘。你有爱人吗？我建议不要带了她去什么名园胜境，还是利用晨昏时节，到深巷中散散步。在那里，你们俩可以随意谈天，心贴得更近，在街上那种贪婪的睨视，恶意的斜觑，巷里是没有的；偶然呀的一声，墙门口显现出一个人影；又往往是深居简出的姑娘，看见你们，会娇羞地返身回避了。

巷，是人海汹汹中的一道避风塘，给人带来安全感；是城市喧嚣扰攘中的一带洞天幽境，胜似皇家的阁道，便于平常百姓徘徊徜徉。

爱逐臭争利，锱铢必较的，请到长街闹市去；爱轻嘴薄舌，争是论非的，请到茶馆酒楼去；爱锣鼓钲镗，管弦嗷嘈的，请到歌台剧院去；爱宁静淡泊，沉思默想的，深深的小巷在欢迎你！

1930 年秋

雨

——龙山杂记之二

一年来的流光，全埋在尘嚣里奔走，往日澄明的心境，似乎也沉浊了许多。

秋光已经老去，院前的桐叶都飘尽了。近来冷雨缠绵，每一次坐着黄包车出行，在油漆篷布的包围里，静听雨声潇潇，如打残荷，怅触无端，便不觉油然而起。

在一般的意念中，雨天总是可憎的。晴空朗日，持续到几个月也不觉得什么，而苦雨连朝却就能招人嫌厌。也有人以达者的心情，说没有雨天阴沉，怎显得晴天爽朗！但这已经是退一步作想了，实则阴阴的天气，也正不乏讨人喜欢处。

不知是什么因缘，我向来对雨有好感。记得我童年时代就喜欢雨，那时我在乡间小学读书，一遇到阴沉天气，就觉得兴奋，老早背了书包，撑着伞上学去。有时雨太大了，母亲劝我告一天假，但我总不愿意。——乡间风雨飘摇的时候，小学生多数是逃学的，照常到校的往往只有少数不约同来的顽皮孩子。因为人数太少，学校就无形停课，先生照例关照一声“自修功课”以后，顾自己躲到寝室里去。于是我们便活跃起来，开始把教室里的课桌椅挪开，循着屋子四面环叠，在这桌椅的堡垒中，捉迷藏、翻九楼、……什么新奇的游戏都会想出来。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发明了一种我们称为“推潮头”的新游戏。在教室后面，原有个狭长的天井，久雨之后，积水成

塘，阶石的隙缝里，常有许多红色的小毛蟹爬出来。我们起先是脱了鞋袜，涉水捉蟹；后来又异想天开，把门板横放在天井的一端，用三四个人，每人拿一根球杆，一头抵住门框，一头抵住自己的肩膀，一声呼啸，协力把板门向前推去，直推到天井的另一端，抢步逃上阶沿，积水受门板推挤，突然高涨，汹汹然向前涌去，到天井的尽头，在墙上轰然一击，浪花四散，又卷簾似的汹汹然涌回，这一瞬间，真有点像在钱塘江畔看撼动山岳的秋潮！

自从发明了“推潮头”，凑着机会就常常兴高采烈地扮演“弄潮儿”。有一次，约莫是深秋时候，冷雨横飞之中，我们竟脱尽鞋袜，卸了上衣，赤膊冒雨推波作浪。玩得正起劲，老师忽然来了，一见这情形，不觉惊瞪了眼睛；但一念之间，竟忍不住哑然失笑。这一笑松弛了我们紧张的心弦，在笑声哗然中，赶紧披起衣服，向教室里窜去。

离开了学校，这种心情与机会便不复再有。但犹忆有一年的暑假当中，住在家乡，还和一个儿时的同学，常趁彤云密集、骤雨欲来之顷，跑到南山麓下的路亭里去听雨声，直要到雨过天晴，才踏着湿痕斑斑的石板路跑回来。

三年前，我开始挑上生活的担子，常常安步当车，早出晚归。遇到天雨，手里多了一把伞，冒着雨，踏上曲曲的田径，田野的寂静似乎把空气凝成了固体，平时嘹望不到的狭獾湖，在前村的绿树梢头浮起小片白光，隐约可见。那时我似乎还不以雨中跋涉为苦，雨丝湿了衣裳，还往往怀着微妙的心情，兀立在花浦桥上，俯瞰潺潺的流水，和水面无数圆圈四面连续的图案。前年秋天，旅居浔阳江畔，在那孤立江边的小楼一角，更觉得雨声的亲切。每当烟雨濛濛，轻纱似的笼住一切，遥望对面青山，淡极欲无；悠悠坐对，也往往历二三小时。然而如今又是如何？期望童心的来复，固是梦想；即是要唤回一二年前的洒脱的心情，也已不可复得了。

日来苦雨，每天外出奔走，忙忙碌碌，较远的地方还不得不借重人力车代步；一到晚上，在房子里静定下来，只见满地脚印，湿漉漉地惹人不快。同时一股冷气直从足尖上升，原来是穿了底的皮鞋，吸收了足够的水分。脱了鞋，白袜上满是黄色水痕，一缕轻烟，正幽幽散发，宛如楚云出岫，要带着它们的主人羽化而登仙。无奈世味如荼，尘俗萦心，如置身轭下，我再也飞不起来。

阴晴风雨，发乎自然，各有丰姿。如果营营扰扰的人生，只为了一身温饱，那真是太辜负造化丰富的供养了。

1930年12月10日